

平心著

人民文豪鲁迅

叙倫



人 民 文 豪 魯 迅

平 心 著



心 聲 閣 印

一 九 四 九 年 六 月

△人民文豪魯迅▽

著 作 人 平 心 心

出 版 者 心 聲 閣

總 經 售 光 華 出 版 社

上海郵箱八〇九號

初 版 一 九 四 一 年 二 月

四 版 一 九 四 九 年 六 月

△版權所有 嚴究翻印▽

重刊獻辭

魯迅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地位，不能單從文藝方面來估量；他的崇高的文藝成就，並沒有掩蔽他在思想啓蒙與學術勞作上所放射的光輝。假如一個民族的精神生活史常由若干先驅者的思想業績增大它的重量，魯迅無疑是變革中國民族精神的主要先驅者之一。

魯迅在思想業績方面表現的顯著特點，不但在於他經常用文藝形象來表達他的批判、教化與理想，尤其重要的，他始終是離開了個人的利益與小圈子的好惡，爲人民大眾喊出了不滅的心聲。多難的中國民眾借了他的筆，蘸着他的淚水和憤火，宣洩了自己的悲苦與歡欣，詛咒與頌揚，控訴與希望。經過了辛亥、五四、大革命、土地改革運動四次歷史蛻變，幾乎在每一個階段都表現了他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創見與進步。他的照耀現代中國精神生活的光彩，柔和而且有力，使人樂於親近而不易忘却；這不僅因爲他一身兼爲藝術思想家與思想藝術家，更其因爲他熟悉受苦大眾的愛憎和要求，而且不斷舉起他的藝術武器，爲人民的真理與正義作戰。

我們出生較晚的少壯鬥士，絕少沾染士大夫的舊習，很幸運地自幼就接觸到世界思潮；我們可以自由挑選思想學術的新兵器，因此不易了解上代的老戰士在精神戰鬥歷程中的艱難。假如讓我們出生在魯迅時代，整個身心背負了古舊的社會積習與精神傳統；要趕上時代的潮頭，不光要跟舊社會苦戰，同時還得跟壓在自己靈魂上肉體上的厚重歷史沉澱物爭鬥；這豈但需要過人的勇氣，還少不了出衆的識力；而這種勇氣與識力又必須富

有持久性與堅韌性，越是經歷磨難，越能爆開照人的火花。讓我們數一數跟魯迅同時代的人物吧，究竟有幾人具備了這些條件，自少壯到老死始終成爲大眾的發光體，從不吝惜他們的心光願力，一切爲了人民，一切獻給人民的呢？根據這樣的結算，我們對於魯迅的崇拜和感激，就不是用文字言語所能表達的了。

這個巨人好像是專爲打掃人間污穢增添人間美麗而來到這世界。他不止是第一個深刻的民族自我批判者，同時又是社會變革的預言者和新生力量的護持者；他的成就就是超於文字語言之上的。

我願爲魯迅作見證：是他，用溫情與智慧哺育了無量青年，是他，驅除了咬痛青年靈魂的苦悶與寂寞。我自己就是曾受他的潤澤的一個。直爽地說，我並不震驚於他身上顯耀出來的世俗的所謂淵博，中國近代在學術成就上足以和他比肩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他的人，不是沒有，但像他一樣，以忘我的大無畏精神，充當人民代言人與革命大護法，開創一代文化新風氣的不朽作家，在中國還不易找到。使我們忘記不了的，是他始終不以知識與文字爲獵具，爲玩物，而一直是利用它們作爲戰取人民解放的武器。他刻畫黑暗世態和描繪光明風景的筆觸是那樣犀利有力，深深地掘進了舊社會的腐爛靈魂，也照亮了人民大眾首先是廣大青年的心。無數戰士在他的畫筆下看出了舊中國死滅之前的絕望，也看出了新中國必然勝利的希望。用新生的希望抗擊老衰的絕望，這就是中國人民求生的道路。照耀這道路的魯迅，與其說是高懸夜空的孤星，不如說是燃燒在人民中間最大的不滅火炬。這枝火炬跟無數民間的燭火聯結起來，順着新民主的風向越燒越旺；而這正是魯迅越戰越韌的強毅精神的不朽象徵。

魯迅由一個主張「人性解放」的自由主義者進步而爲要求「生存、溫飽、發展」的民主主義者，到了晚

年，更進步而為確信「惟有新興無產者才有將來」的社會主義者，這是中國人民進步與社會轉變的明確反映。一個自由主義者只要有眺望歷史遠景的勇氣和珍視人民利益的熱忱；他遲早會找到歷史最高的真理。聞一多說過：「從前我們在北平罵魯迅，看不起他，說他海派，現在我要向他懺悔，我們罵錯了；魯迅對，我們錯了。」這話不但表現了一個人民戰士追求真理的謙虛美德，同時也指證了歷史的真理具有雄偉無比的說服力量。由於先後接受了這說服力量，魯迅成了人民大眾的辯護士，聞一多成了民主運動的殉道者。

從魯迅、聞一多諸往哲身上，我們看出了中國人民的革命路向，也看出了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解放與民族獨立最後成功的必然性。我們與其消極地說，他們的死是不可補償的鉅大損失，不如積極地說，他們的不死是民族光明的不竭泉源。（類似的話我在本書「初版自序」中已經專為魯迅說過，這裏願重複一遍，意思是要強調魯迅、聞一多都是同一類型的人物。）說他們不死，並不是一句過分恭維的世俗老調，而實在是有歷史的真實性的。因為他們是永遠屬於人民的作家；當作歷史的創造力量來看，人民幾曾死滅過呢？

我從沒有親近過魯迅本人，只不過讀過他許多並不合於「正統」文士所謂「溫柔敦厚」的標準的著作。我好像感覺到他的跳動的心臟，至今還依稀檢得出留在他的書裏的淚痕。我從不無條件地崇拜一個人，對於魯迅也是一樣。但我承認，我是承受了他的一部分遺產的。我珍愛這份遺產，正像我珍愛世界許多大思想家大文學家的遺產一樣；因為它除了給我以不滅的智慧而外，還給我以無窮的勇氣。當我蟄居孤島秉燭待旦的長夜，由於四周空氣的窒息與住所典籍的便利，我讀了許多佛經與古書；使我不致凍結前進熱情蹈於空虛消沉的，除了抗戰勝利的確信，歐美革命大師與民主先哲的文獻和中外革命史知識而外，就要算魯迅的遺著了。這其間，我斷

續寫了有關魯迅的論文約十數萬字。結集在這裏的，是研究魯迅思想較有系統的專論。一九四一年會由上海長風書店出版，書名是論魯迅的思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全部書版遇毀，不復重刊。現在承蒙長風主人徐履堂先生慨允我將原書收回重印，感激與喜慰之情交融一片。書名改爲人民文豪魯迅，是用來紀念魯迅逝世十周年的。我願以這書獻給不甘淪落追求光明的青年，跟我一同呼吸人民英雄的氣息。

平心

初版自序

偉人們在死後比生前容易被他人了解，也容易被人曲解，那差不多成了歷史通例。一千五百多年前，晉朝猛將劉希樂說過一句名言：「大丈夫蓋棺事方定」；然而對於死去的「大丈夫」了解的有人，曲解的也有人，就可知「蓋棺論定」說未必完全可靠。那理由並不難明白：人對於人的評價，自來就不是單單以被評價者的死來做最後界線的。人當活着的時候，是社會動物，常識早已這樣告訴我們了，但某一個「社會動物」倘在人間留下了巨大影響，他的成敗，功罪，是非，榮辱，卻也並不因為他的死而泯滅了其社會意義；一切這些，照例由歷史結算在他生前所代表的社會階級的流水帳簿上。他將永遠被人們從各自不同的階級地位，時代需要和觀察角度來衡量，來褒貶。若要舉實例來說明，孔子就是值得提起的歷史人物。這個被尊為「萬世師表」和被封為「素王」的「聖之時者」，已經死去二千四百多年了。但關於孔子，不是在各個時代和各個人羣中沒有一個統一的定論麼？且不說最早儒墨道諸家對於孔子的臧否，就拿晚近的中國思想史來看：在清末，提倡政治維新的康長素把孔子捧做教主，而高唱種族革命的章太炎則把孔子譏為「國慝」。（雖則他仍然頌揚孔子在文化史上的功績。）一到五四時代，就一面有吳虞、錢玄同等為代表的反孔猛將高呼「打倒孔家店」，一面有林紓、王敬軒等為代表的衛道大家痛斥「詆毀先聖，蔑棄聖書」的「妄人」。看看最近的文壇和藝壇，關於孔子，又有議論紛紛的評價了。在曲阜孔德成先生由衍聖公改稱為大成至聖先師祀奉官已歷六寒暑的今天，孔子仍然成爲一個問題

中的人物，這就連善於「推進化之理」，「預知後世」（康有為語）的「大成至聖先師」自己也料想不到吧。

論者曰：孔子去今太遠，近人對於他不能得到一個統一的評價，那原是不足怪的。但人們對於去今未遠的先哲，又何嘗容易作出一致的論斷呢？被尊為中國人民國父的孫中山先生，死去只有十六年，然而把孫先生當作孔孟道統的繼承者有人，把孫先生當作馬克思主義的駁倒者有人，把孫先生當作社會主義運動家的有人，甚至把孫先生當作「東亞新秩序」的首倡者也有人。自然，除他們的論點而外，我們還看到另外一種解說中山先生的主張，那就是認為這個巨人是中國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偉大導師。關於中山先生的論斷，是如此複雜而紛歧，這在善於研究中國現代歷史的人，是原不必以為不幸的。

另一個去今更近的先哲魯迅先生，活着時被人迫害了梅蕪了大半生，然而一到他死後，連原先迫害過他梅蕪過他的「正人君子」和「紳士淑女」也化敵為友，起來尊敬他，頌揚他了；是故意表示他們的大度呢，還是「謬託知己」藉以自衛呢，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我們由此看到了一些特種的「兩面份子」的真實嘴臉，他們用一副面孔去對付活着的死敵，用另一副面孔去對付死去的死敵。他們不僅擅長於面孔變化的藝術，也善於畫歪敵人的面孔。他們連同那些以踢死獅子為榮的男女勇士，用着不同的手法把魯迅化為讒畫中的可笑人物。長眠在萬國公墓的魯迅不能張口，也不能執筆，當然奈何他們不得。可是，魯迅的武器並沒有帶進墳墓裏去；他遺留下來的那座思想武庫不在萬國公墓，而屹然聳立在人間。讓我們從這武庫中取出魯迅的武器，和魯迅的敵人潑刺戰鬥吧，讓我們的敵人在這鋒利的武器面前繼續發抖吧！

我們不應奢望一切人都起來尊崇魯迅。生活在不同社會圈子內行走不同歷史道路上的人，對於魯迅各有

各的褒貶，各有各的愛憎，那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假如魯迅死後只是被人尊崇，而不遭人反對，只是被人熱愛，而不被人痛恨，試問魯迅的精神何在？試問社會鬥爭的真理何在？

在現代中國文人中，沒有誰像魯迅那樣在羣衆中享受真誠的崇愛，也沒有誰像魯迅那樣從敵人方面遭到切齒的憎恨。世人對於他的愛憎分明，正是他自己對於世人的愛憎分明的真實反映。但這愛憎斷不是超於是非之外的。凡愛憎，一離開真理的尺度，不過是一場糊塗的混沌。倘有人從混沌出發來衡量魯迅，不管其動機如何，根據魯迅的精神，他都應歸入被憎之列。

當魯迅活着的時候，和我們一同行進，一同戰鬥；在血肉相連中，大家甚至忘記了他的崇高和特異。在那時候，人們對於他的思想和藝術，是享受多於研究，欣賞多於學習。但是，突然間，我們失去了這個公衆的導師，我們痛感到，他留下的空位是無法填補的；而他的偉大也就被更多的人和更深的心所記憶，所認識。在苦難中，大家想到了他；在戰鬥中，大家想到了他；在疲困中，大家又想到了他。從他離開我們以後，人們都說，他的死是不可補償的鉅大損失，但爲什麼不積極地說，他的不死是民族光明的偉大泉源？對於這泉源，我們還是滿足於享受和欣賞呢？還是進一步去研究，去學習呢？

展開學習魯迅研究魯迅的運動，並且使這一運動不斷深入，這就是我們當前的文化任務之一。我們一定要補償由魯迅的死所造成的鉅大損失，不管花多少代價，費多少年月。

值得欣幸的是，在這四年間，對於魯迅的遺產，正有不少戰士在那裏熱烈發掘和鑽研；雖說在這一方面的收穫還很有限，但只要不斷發掘下去，鑽研下去，任何一點一滴的成績，都有助於中國的歷史變革，那是確然

無疑的。

但魯迅的遺產是屬於中國人民大眾的。潛心於魯迅的思想和藝術的深刻研究，固然異常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根據魯迅的精神來教育大眾，鼓勵大眾。倘有人認為大眾不配和無力接受魯迅的遺產，而要把這份遺產凍結起來，窖藏起來，還自命爲得魯迅的薪傳，這樣的人不過是魯迅的叛徒，因爲他連魯迅的基本精神都給否定了。

然而，魯迅的基本精神是否定不了的，被否定的，將是一切曲解魯迅反對魯迅的大眾敵人和革命叛徒。

一面是對魯迅嚴肅的學習和研究，一面是對魯迅無恥的曲解和侮蔑，這正是今天中國文化上的重要矛盾現象之一。因此，繼承魯迅事業者的責任就更重大了，他們不僅要學習魯迅，研究魯迅，宣揚魯迅，而且要忠誠地勇敢地保衛魯迅。

保衛魯迅的困難，不在於打擊對於魯迅的曲解和誤解，防止魯迅被人當作化石來利用，因爲魯迅的精神和思想本身就具備了抵抗這類橫逆的堅強甲冑。凡「宗旨皆在可否之間，議論止於函胡之地」（章太炎評論孔子語）的歷史偉人，最容易被人尊崇，但也最容易被人利用，最容易被人歌頌，但也最容易被人糟蹋。魯迅卻不是這一類的偉人，他的思想和主張是如此具體而明澈，使任何妄想利用他來達到自己卑鄙目的的人，都不能不望而却步，這是一切魯迅的衛士應當引爲光榮的。但困難的是，魯迅及其事業在生前受到迫害，在死後仍不免於此種命運，因此，倘使魯迅的衛士沒有勇氣抵抗摧殘魯迅精神和魯迅事業的逆流，踏着魯迅的足印：「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咀咒的地方擊退了可咀咒的時代」，他就應當自動繳械，交給別

的戰鬥者。

保衛魯迅，和保衛中國人民，保衛中國革命，是不可分開的。

然而，保衛者如果不同時是發展者，是不能取得勝利戰果的。倘說，進攻是最好的防禦，則發展就是最好的保衛。魯迅的全部遺產是歷史的產物，這產物也唯有在歷史的變革運動中才能不斷豐富，不斷更新。祇有庸夫俗子對於這偉大文豪，才以尋章摘句爲滿足。魯迅一生的思想和藝術都在經常發展中，他死後，發展他的遺產的責任，落在一切前進文化工作者的肩頭。在他的鉅大遺產面前，我們承認自己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然而集合無數無數的涓滴，不就可以成爲洪流嗎？倘不凍結魯迅的遺產，而根據歷史運動的真理和經驗去發展它，使它的戰鬥性和真實性發揚在一切方面，使我們的民族生活，革命事業和文化勞作格外豐富起來，結實起來，由魯迅的死所引起的民族損失，不就可以因此逐漸補償嗎？今天，誰都不能否認魯迅是不朽的，然而要使魯迅的不朽性爲我們所有，除了繼續發展魯迅外，別無其他便宜辦法。

現在到了我們該對魯迅作全面研究的時候了。我們並不幻想一切都對他有一致認識；魯迅的怨敵和魯迅的衛士，根本就不可能用同一尺度來測量魯迅。然而，在魯迅的衛士中間，對於魯迅作統一步伐的研究，那不但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但自然，統一的研究並非用一套刻板公式去加在魯迅頭上，那是斷然研究不出什麼來的。魯迅是公式主義的最大敵人，他的思想和藝術，絕無教條臭味。凡能真正道破客觀真理的思想家與藝術家，都善於最具體地最深刻地表現歷史的動態，魯迅正是此中一個典型。我們所要學習所要發展的，恰恰就是魯迅在思想和藝術各方

面的具體性和深刻性。

從魯迅逝世以來，我對於這個文化巨人的遺作，是日益增大了閱讀興趣。我比過去任何一個時候，都更深切地感覺到，魯迅是每一個青年所不可少的導師。以前爲我匆匆涉獵過的魯迅作品，現在不斷在我面前跳出了許多爲我先前所未發見的真理，它們把我引到了思想的巔峯，把我帶到了歷史的深谷；我不能抑制住自己的興奮，於是動了研究魯迅的念頭。我會把自己對於魯迅的認識寫在幾篇專論中，其中較長的，爲思想家的魯迅（一九三八年作，是紀念魯迅逝世二周年的，那是魯迅座談會討論魯迅思想的結果，我不過是一個論文執筆人，所以署名「魯座」），魯迅的思想遺產，——戰鬥的現實主義者的魯迅，啓蒙主義者與民主主義者的魯迅，民族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的魯迅（以上均發表在一九四〇年，是用以紀念魯迅誕生六十周年的）。後三篇彼此間有聯繫，所以結集成爲一本較有系統的專論魯迅思想的小書，而最早發表的一篇則刊在書後，作爲附錄。現在，我把這書作爲一份小小的祭禮，獻給逝世已經四周年的魯迅先生，同時也用以紀念他的誕生六十周年。我並不以爲他有什麼在天之靈，希望他含笑領受我的禮物；我最大的願望，是對這巨人的思想多少作了一點並不歪曲的解說，以加深學習魯迅，研究魯迅的運動。自然，我還希望這小書能够在保衛魯迅，發展魯迅的鬥爭中盡一點哨崗作用。

魯迅不僅是一個思想家，也是一個藝術家，本書專論魯迅思想，而很少涉及他的藝術，那是因爲我對於藝術完全是一個門外漢的緣故。如其時間容許我將來附帶學習藝術，我或許能够對魯迅作一個較爲全面的研究吧。但現在，關於魯迅藝術的研究，只能期待於專家了。

寫到這裏，我的序文已經可以完結了。但一陣夾雜着感想的回憶忽然湧上我的心頭，還想趁此再寫幾句。

記得去年八月三日在一個紀念魯迅六十誕辰的紀念會上，我作了一點關於魯迅的報告，其中有一段論到魯迅與孫中山先生，大意和本書第二章第一節第三段所說的差不多。但不久我就在文陣叢刊中看到「我的朋友」之一（這裏所加的引號，是用以標明這四個字有其歷史來源——例如：章衣萍先生說：「我的朋友胡適之」，而並不合別意。我要鄭重聲明，我所要提到的「之一」，真是不折不扣的我的朋友）發表了一篇關於魯迅雜想，那篇雜想開頭的一段是：

「魯迅還是魯迅。把魯迅比擬於孫中山大可不必（中略）以是而論列魯迅，未可謂爲知魯迅。

善哉，魯迅之言曰：偉人一做了化石，那就無往而不被歡迎，偉大了。

魯迅先生必然憎恨那些以化石視魯迅的人。」

真是說得毛骨悚然。我立刻就聯想到了我在八月三日的演講了，我當時的確將魯迅先生和孫中山先生一同論列過。「我的朋友」決不會無的放矢，他一定有所指。然而，翻譯許多刊物，都找不到他所要射的「的一」，唯一可能或爲他所指的「以化石視魯迅的」第一類嫌疑犯的（尚有第二第三類，不在本文所說的範圍之內），舍我其誰。但我引爲詫異的是，在我的演講中，那裏來的「把魯迅比擬於孫中山」的怪論。想起來，大概是由於「我的朋友」聽到了不負責任的曲解或訛傳，於是根據此類曲解或訛傳判定我「以盤喻日，以柱喻象」（引自「我的朋友」的同一文）吧。在我們周圍，是常有這類好事者的：他們唯恐文化界沒有風浪，慣會摘舉別人的片言隻語，照自己意思曲解，卻要別人負起錯誤的責任來，倘因此激起一點文壇風波，就引爲快意，因爲他

可以「觀門」。(更下流者還會造謠認讖，亂放冷箭。)但自然，也有人並無惡意，只因爲一時的錯覺(聽錯或看錯)，就把別人的說話或文字訛傳了，而實際上，被訛傳的言論當然同樣要無辜地負起錯誤的責任來。「我的朋友」所聽到的，是好事者的曲解呢，還是好意者的訛傳呢？我不得而知，但總之，他所聽到的，不是真實，而是走了樣的話片。在我引爲小小的遺憾的是，他的那篇雜想可能被某些好事者當作「餘興」來看。而他所下的斷語，也略爲過火了點，因爲即使有人把魯迅和孫中山相比擬(我很同意史達林對賈德維希〔此公會把史達林和彼得大帝相比〕所說的話：「任意把一個人和另一個人比擬，是很危險的。」因此，我不贊成這樣的比擬)，爲什麼就是「以化石視魯迅」呢？把偉人當化石來看的人，是要凝固偉人的一切，是要利用被他僵化的偉人來達到其自私自目的，魯迅的確憎惡這樣的人。但如其有人把魯迅和孫中山相比擬，他雖然不對，似乎還不至於被歸入這樣的人物之列吧。我是敬重「我的朋友」者之一，我希望他以後下筆臧否人物論斷是非以前，多經過一番考慮。而實際上，「我的朋友」是評論高手，他的一時的疏忽，真是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而我希望他連這「一失」也給戒除掉，確乎近於苛求了。

然而我的本意卻不在苛求，也不在答辯。只因爲談到魯迅，而觸動了一二點從回憶中跑出來的感想，把它們記錄下來，就算是本書序文的一點「餘興」。好事之徒或許又可從這裏找到一點新的資料吧，但我哪裏會得

了許多！

平心 一九四一，六，一



鲁迅 一九三〇年九月
二十四日照于上海
时年三十

目次

重刊獻辭

自序

第一章 戰鬥的現實主義者的魯迅

第一節 引言

第二節 魯迅的戰鬥現實主義的根源

第三節 魯迅的現實主義的主要內容

第二章 啓蒙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的魯迅

第一節 魯迅在中國民主運動史上的地位

第二節 魯迅的啓蒙主義思想

第三節 魯迅的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

第三章 民族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的魯迅

第一節 表現在魯迅思想中的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統一性

一

一五

一〇

三一

三七

四六

六三